

389

春秋集義



詳校官通政使_臣夢吉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四

宗 李明復 撰

宣公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謝湜曰楚圍宋歷三時而兵未解魯人懼難故歸父會楚子于宋楚強不討而又會之宋危不救而又益之諸侯之罪也

胡安國曰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啟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僭亂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當日治亂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朱熹語錄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

從荆蠻耳中國諱言此事故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非春秋意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耳

呂祖謙曰楚在宋此亦自邲之敗驕皆不自知覺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程氏學曰王道之行諸侯各以法守則何憾而平哉
由列國紛亂交相戰伐故有憾有憾則有平也宣十

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宋及之也定十年及齊平十有
一年及鄭平我及之也

謝湜曰釋其爭憾曰平宋服楚而楚受之二國於此
和焉故書平宋之見圍凡九月其告急於晉也外無
隻輪匹馬之援內有析骸易子之變宋人知怨之不
可以結也故請和於楚以求平楚人知忿之不可以
恃也故受宋之和而與之平二國之平衆之所同欲
也故宋及楚皆稱人晉主盟之國也邦國之爭晉不

能平而楚能平之則義行在楚而不在晉矣書楚殺
徵舒書宋及楚平罪中國楚之不若也楚為平主而
書先宋人者平由宋起故以宋人主平而善之也自
宋及楚平兩國免攻爭之患而宋國賴此以安書宋
人及楚人平善之也公羊以稱人為貶失春秋之意
矣平非盟也不書盟以平為重故也

胡安國曰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
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

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
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
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
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
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外域仲尼
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
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
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

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
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
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
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
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
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
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
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

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
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謝湜曰潞子失國臣服於晉故書名潞赤狄別種種
各有氏故稱潞氏潞氏狄中微國也潞子猶以失國
書名以中國之法治之也天子死社稷國君死宗廟
大夫死衆士死制義也

胡安國曰其稱曰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

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外裔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玁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

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尤也為晉計者執酆舒輶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朱熹曰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

秦人伐晉

謝湜曰自晉道狄伐秦秦人

闕文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程氏學曰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之卿士而王札子殺之周衰天子失政刑其亂甚矣

謝湜曰王札子王子弟之為大夫者也王以私恩寵札子故札子繫王言之召伯毛伯王之卿士也王之卿士而札子殺之札子之亂國也天王在上而札子

一日殺二伯定王之失道也誅賞國之紀綱也誅賞出於臣下而王不問則國之紀綱壞矣故春秋之道雖親有罪在所不恕雖仇有善在所不廢

胡安國曰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字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

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
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
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
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

胡安國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
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
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